

#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杨鹏 著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 商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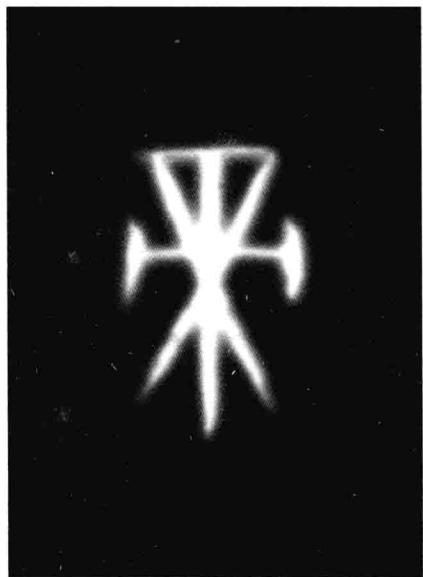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 伊尹

予言非敢顾天命，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 —— 周武王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 —— 周公

书海出版社





#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杨鹏 著

书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  
杨鹏著. —太原：书海出版社，2014.7

ISBN 978-7-80550-929-7

I. ①上… II. ①杨…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3064号

---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

著 者：杨 鹏

责任编辑：李 鑫

装帧设计：陆红强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

网 址：www.sxskcb.com

---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198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550-929-7

定 价：36.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序 一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集团董事会主席

杨鹏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我和他是老朋友。我目前正在“补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给杨鹏《“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学术著作写序，我忐忑不安。但杨鹏研究的这个题目，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所以就不揣鄙陋，写出自己的一些感想，权且为序。

2011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是为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置身于西方文化环境中，远远看中国，感到了两者的差异。体会到自己不仅对西方的历史文化不了解，就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太了解。百年来，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不断否定自己的传统。也许，我们在向西方学习中所形成的东西，将超越中国传统，也将超越西方传统，形成一种更有力的新结构。

我认同杨鹏的一个判断，即人类文明的源头，可能具有一致性与共同性。中华文明之初，曾有过“上帝”崇拜，商周时期的先人相信有一个至高的力量在主宰世界，“上帝”一词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数千年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对至高神信仰的内容，因此他们借用中国上古文献中“上帝”这一称谓来翻译基督教的至高神。但是，“道术为天下裂”，源头虽有一致性，

但结果为什么不同呢？犹太人的一神教信仰，是在与多神崇拜的不断斗争中成长的，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为什么后来犹太人形成了一神崇拜，而中国人虽然也敬奉至上神，但最终却是至上神崇拜与自然神、祖先灵崇拜混合呢？这差异的发生学原理是什么？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与世界各大文明发育一样，中华文明之初，是从神权时代开始的，祭司——君王一体化。但后来在中国，王权逐渐上升取代了神权，中国成为围绕王权旋转的社会。研究西方与中国契约精神的差异，我发现西方最早的契约，更多是以上帝的名义来签署和确认的，我们中国传统的契约则是由官府衙门来确认，由权力来确认。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异？

杨鹏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不一定能回答我思考的这些问题，但他在书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也许会引发读者的一些思考。

2014年4月

## 序 二

王若雄

天泰集团董事长，天泰基金会理事长

2004年6月5日，一批热衷于环境保护的企业家，在内蒙古阿拉善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我与杨鹏就在那时候认识的。我与他环保谈的不多，灵魂谈的不少。

2007年我做了耶稣的门徒，再碰到他这方面的话题自然就更多更深了。有一次他说，上帝这个词出于中国，而且上古的祖先都是信仰上帝的，非但如此，实际上及至清王朝也是祭天的，像天坛就是祭拜天的，那里没有偶像，只有一个牌位：皇天上帝。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很多。他关于上帝的许多看法，让我这个新信徒颇感意外。

作为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上帝是洋人的上帝，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去信仰一个外族的上帝，有点崇洋媚外的内疚感，听了杨鹏的看法才知道，上帝并非某族某民的上帝。

所以，听到杨鹏做了如此多的功课，对这个学者型的朋友就有了更多的敬意。我就鼓励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写出来，让国人知道上帝并非舶来品，乃是中国上古文献里就有的。他欣然答应。

经过几年的努力，《“上帝在中国”源流考》终于付梓了，杨鹏说我作为始作俑者之一，应写个序。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自然会从我的信仰

的角度来看此书，对于杨鹏这个相信上帝却非基督徒的学者来说，他的许多观点我也未必都认同，但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对此书说点什么也是当然的。

## 一、上帝在中国

书中说：“上帝”本是中国商朝、周朝甲骨文、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及二十四史中最高神的概念。古代中国人与古代犹太人一样，认识到宇宙万物和人类命运之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创造和主宰的力量，中国人用“上帝”这个概念来指称这个至高神圣的力量。

## 二、上帝是主宰

上帝是惩恶扬善之至高神，降吉祥于行善者，降灾祸于行恶者。上帝授予天命，赋予大权，不会固定不变只照顾某人某家，而是随德而动，根据君王之德而转移，将天命从无德之君转移至有德之君。“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至大之权力，乃至高之责任。上帝关爱生命，上帝选择有德之君，将天下大权授予他，以保护天下万民。君王无德，伤害百姓，则上帝必剥夺其政权，重新授命能敬天保民之新君。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是国家政权命运之主宰，是人心之德的关注者，是天命之施予者，也是天命之剥夺者。上帝在上，为王不易。惟有敬畏上帝，顺帝之则，以德治己治国，行正义于世界，保佑万民安宁，方可保国家社稷稳定延续。商王失败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纣王不恭敬上帝。



### 三、人寻求上帝

“每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都有自己对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的判断。没有终极关怀和终极本原的思想，只是无根的思想浮萍，只是飘飞的思想落叶。”

作者分析了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三位思想家，即所谓“儒释道”：

孔子的终极本原是“天”，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天何言哉，四季运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终极本原之“天”是主观能动的力量，因此孔子认同祈祷的作用。从祈祷中得到的感悟和知识，是宗教的感悟和知识，是启示的知识。

老子强调“道”，“道”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同时，老子也用“天道”、“天之道”及“天”的概念，在老子用词中，“天”在“道”前，“道”属于“天”，能动的、至高的“天”和客观的、自然的“道”，两者一体本源。

释迦牟尼心中的终极本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简洁清晰的答案。丰富的佛教经典中，对这个问题有好几种不同的回答。总结起来有几种看似矛盾的结论：“空”、“如来”、“心识”“佛性”。佛教《金刚经》也说：“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教的终极本原，也是无形无色无音的。

### 四、孔子信仰“上帝”

《论语》中没有提到“上帝”的概念，但在儒家其他经典记载中，孔子多次表达自己的“上帝”信仰。而且，在孔子用语中，“上帝”与“天”是同质而异名，天=上帝。

孔子编辑《诗经》中，有44处提到“上帝”。“上帝”是自然变化及人生命运的至高主宰，“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作者还引述孔子注释

的《周易》及记录孔子思想的《孝经》，及将儒家思想制度化的《礼记》等，证明孔子对上帝的敬畏信仰。“孔子强调‘敬鬼神而远之’，但并不‘敬上帝而远之’，他非常赞美祭祀崇拜上帝的行为。”

作者在从事极繁重的公益事业（壹基金秘书长）的同时，还能在如此浩瀚的古文献中做如此扎实的寻找研究工作，实为难能可贵。当然该书中有些观点我也不认同，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研究也许有更客观的参考价值吧。

2014年4月

# 自序

## 中国人自古就崇拜“上帝”

说起“上帝”一词，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西方基督教至上神的概念。殊不知，“上帝”乃中国古代本土宗教传统中重要的至上神的概念。

中国人对至上神有自己的认识。中国的至上神，在商朝殷墟甲骨文中称为“帝”或“上帝”，象形文字为𠂇，意为柴堆上的牺牲<sup>[1]</sup>。

在《尚书》、《诗经》、《逸周书》、《周礼》、《礼记》、《淮南子》等典籍中，中国的至上神称之为“天”、“帝”、“上帝”，或者把“天”与“上帝”合在一起，称之为“皇天上帝”或“昊天上帝”。中国史书，从《史记》、《汉书》到《明史》、《清史稿》二十五史，对至上神的指称延续了商朝、周朝的传统，多称为“天”、“上帝”或“昊天上帝”。

周王朝的治国理念是“敬天保民”，敬拜上天（上帝），保卫人民。《左传·成公十三年》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之大事，就在祭祀和军事。以祭祀敬天，以军事保民。

“敬天”（敬拜上帝）是所有祭祀中最高规格的祭祀。中国二十五史告诉我们，从秦汉到明清，历朝历代，绝大多数君王每年举行隆重的上

---

[1] 关于𠂇字的象形，郭沫若解释为花蒂，黎正甫、松丸道雄等解释为“柴燎燔祭”，本文认同为“柴燎燔祭”之形。

帝祭祀。明清留下的北京天坛祈年殿，祭祀的至高神的牌位就是“皇天上帝”。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开始，君王敬拜上帝的传统就在中国延绵不绝，直到清王朝结束为止。

宇宙万物是被至高的力量所创造的，这创世及主宰的力量是能动的，会回应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认识，在世界各主要文明普遍存在，在此认知之上，形成了人类崇拜至上神的诸多宗教传统。对创世的本原力量的崇拜是普遍的，中国人也不例外。

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是中国的至上神，上帝崇拜是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国人自古就崇拜上帝。这样的说法，对熟悉中国上古史的考古学家和学者来说是专业常识，但这专业中的常识却没有成为公众的普遍认识。多数人会认为，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崇拜上帝的传统。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君王垄断了上帝崇拜，只准君王拜上帝，不准百姓拜上帝。君王是上天之元子，站立在上帝与百姓之间，作为百姓与上帝的通道，以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身份面对民众，奉天承运，代表上天治理天下百姓。中国百姓只能崇拜天子，不能崇拜上帝。

西汉人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在《说苑》一书中说：“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天子祀上帝，只有天子可以祭祀上帝。公侯们可以祭祀百神，即各种自然神及祖先神。从卿以下，普通百姓就只能祭祀自己家族的祖先。今天多数中国人，没有祭祀上帝和祭祀天地、山川、河流自然神的习俗，但保留了祭祀祖先的习俗。每年清明节，祭祖队伍浩浩荡荡，烧香磕头，以期告慰先祖之灵。历史的流变中，天子没有了，“天子祀上帝”的传统中断了。“公侯”没有了，“公侯祀百神”的传统也中断了。惟“卿以下不过其族”的祭祀传统，被中国老百姓继承了下来。

唐朝时期，基督教景教进入中国。因采用佛教概念翻译《圣经》内容，景教被视为佛教一支，以后二百多年逐渐消失。

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再次将

基督教传入中国。耶稣会士用中国儒家经典的概念来翻译《圣经》。在翻译《圣经》中唯一至高神时，用了中国经典本有的“上帝”和“天主”概念，“上帝”和“天主”这两个中国本土宗教概念由此进入中文基督教世界。以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在公众认识上，“上帝”和“天主”已基本成为基督教特有概念。

利玛窦、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白晋（Jachim Bouvet, 1656~1730）等重要的耶稣会士坚持用“上帝”来对应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本土“上帝”概念的内涵与《圣经》中至上神的内涵一致。不仅耶稣会士持这种看法，中国研究甲骨文的董作宾、胡厚宣、陈梦家、郭沫若等学者经过比较殷商甲骨文中上帝与犹太人的至上神时，也认为两者内涵相同。

董作宾将殷商上帝权能总结为五种：降风雨，降饥馑，降福佑，降吉祥，降灾祸<sup>[1]</sup>。

胡厚宣认为殷商甲骨文中，上帝控制风雨雷电等八种自然气象<sup>[2]</sup>。

陈梦家先生则把殷人上帝的权能总结为决定雨风雷电祸福成败等十六种<sup>[3]</sup>。

上帝是殷商崇拜的至上神，上帝是大自然和人类的主宰，决定自然和人事变化，决定人生祸福。信仰和祭祀上帝，方保平安吉祥。

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说：

由上所论足见殷时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因为天的称谓在周初的《周书》中已经屡见，在周初彝铭如《大丰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屡见，那是因袭了殷末人无疑。由卜辞看

[1] 《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2]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

来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这和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sup>[1]</sup>

上帝不仅启示过犹太人，也启示过中国人。不同的是，犹太人细致完整地记录了上帝的启示，而中国人留下的记录则是零碎的、片断的、分散的，如同闪光的珠宝深埋在泥土之中。或者正如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所说：“它们的见证人都被人杀掉了。”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感叹：“盖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中国原有敬奉上帝之学问，但很长时间以来，破坏衰落了。

“天人分离”带来的焦虑，形成了中国思想界“天人合一”的思考母题。秦统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学术界似乎都知道至高的学术研究应当指向“究天人之际”，也似乎明白最高的精神追求就是“天人合一”。但事实上，自董仲舒之后，中国学界很少再关注和研究“上帝”（天），学者们在“天人之际”很少再有新的洞见。孔子虔诚信仰“天”，同时“敬鬼神而远之”，已表现出向至上神“天”发展的精神取向。董仲舒以“天”为中心建立“天”崇拜政治哲学，至上神崇拜思想已非常清晰。但这以后，思想家们没有沿着孔子、董仲舒的“天崇拜”宗教精神继续上升。

历朝历代，君王们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上帝祭祀，官僚们一如继往跟着君王继续举行礼法规定的上帝祭祀仪式。历次郊祭（祭皇天上帝的礼仪）之中，献给上帝的颂诗仍在歌唱，祭神的鼓乐仍在奏响，但是正如利玛窦所说，“昭事上帝”的学问其实没有持续发展，而是处于衰退中。

---

[1] 郭顶堂：《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1页。

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客观之“道”的概念上升太高，使人们认为只能求助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是因为中国人过于自强不息、自以为是？是因为上帝任由骄傲之魔猖狂一时？是因为上帝对东方心灵结构的演化别有安排？

阅读中国经史，寻找上帝信息，中国的上帝祭祀现象总让人迷惑。虽然“昭事上帝”的学问大概在董仲舒以后就基本停息了，不再有新的突破，但是，“昭事上帝”的仪式仍在顽强地延续，从殷商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脉络清清楚楚，几千年来没有根本终断。

“上帝”崇拜（天崇拜），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在政治上属于中国最高的宗教，是中国宗教传统中最具政治性的宗教。君王垄断了“上帝”崇拜（天崇拜），其他宗教皆没有取得与上帝崇拜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

本书对中国典籍中的“上帝”进行整理，并以此视角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一次特别角度的分析，这在中国思想史分析中可能还是第一次。

如果要问，为什么要去寻找上帝在中国的痕迹呢？回答很简单，受到了启示。人类对创造和运行宇宙万物的至高力量的感悟是普遍的，上帝一定在中国精神史上留下了痕迹，我们有责任去找寻出来。

最后，感谢天泰公益基金会资助此课题的研究。

# 目 录

01 序一 王石

03 序二 王若雄

07 自序 中国人自古就崇拜“上帝”

## 第一章 中国人也认识上帝

003 故事要从利玛窦说起

006 利玛窦的发现：中国曾有上帝的见证人

## 第二章 中华之源，上帝之光

016 成汤：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021 伊尹：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025 《诗经·商颂·长发》：不违背上帝之命

027 纣王之罪：不恭敬上帝

## 第三章 “不敢忘天命”的周武王

036 无敢违天命

039 敬畏上帝的周公

## 第四章 中华古老的上帝颂歌

047 生民：姜嫄、后稷颂歌

050 皇矣：古公亶父、王季、文王颂歌



- 054 文王：文王颂歌  
057 大明：王季、文王、武王、师尚父颂歌

## 第五章 孔子是信仰上帝的

- 063 孔子是信仰“天”的  
068 孔子是信仰“上帝”的  
070 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

## 第六章 什么是最大的孝？信仰敬拜上帝

- 079 什么是最大的不孝？没有后代，断了祭祀  
081 最大的孝是什么？奉祖先之灵共敬上帝  
083 “孝”的等级森严，唯有君王可以祖先配祭皇天上帝  
085 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 第七章 天人之际，哲人其萎乎

- 091 孔子讲《春秋》，师徒之间的秘传？  
093 “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  
095 天人之际，哲人其萎  
098 为什么孔子要躲来躲去地表达？  
102 董仲舒：不敢复言灾异

## 第八章 墨子：行进在前往天国的路上

- 116 非攻：行动起来制止战争  
120 缺少对神的敬畏，天下混乱的原因